



乡村纪事

一代新人在成长,他们会永远铭记您的大恩大德……

心香一瓣祭堂叔

◎廖德全

村上又一位老人走了,未能回去为他送行,好像亏欠了什么似的,心中时有惴惴之不安,只好借清明又到之际,寄上心香一瓣,遥祭他在天堂一切安好。

老人走时已97岁高龄。一个熟透的果子,随时都有脱落的可能,任何时刻离去都算不得意外。但他走的时候正是大年三十,万家灯火的除夕之夜。本来,一家人从四面八方回到乡下老家,吃个团圆饭,欢欢喜喜过大年,正准备再坚持两三年为老爷子过百岁生日寿呢,老人却突然间说走就走,眼睛一闭一了百了。临走那一刻,弥留之际,老人怎么想?不想再拖累儿孙,让他们过完年就轻轻松松一路顺风奔前程?也许是吧。我知道,老人已卧床多年,早已进入生命的急衰期,是儿孙们的精心护理,加上现代的医疗技术,才得以益寿延年。他的坦然离去,难道不是儿孙们的解脱?其实,人生一辈子,很多是靠亲情来维系的,没有了人间亲情何以生而为人?老人儿孙满堂,楼高屋大,他的离去应该是了无牵挂,瓜熟蒂落溘然仙逝,他所带走的只是儿孙们的百岁之憾和深深的思念。

老人系我堂叔,在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三十二,与家父同辈,我叫他卅二叔。他有“大名宝号”,但我从未直呼过其大名,一辈子只称他为叔。早些年,村民大多没有什么文化,有个“大名宝号”也不见得有多大用处,许多人一辈子都只是直呼其排行而不呼其名。

习俗如此,倒也亲切无间。如吾家父,在村上同辈男丁中排行老六,虽为官有职,在大会小会公众场合必尊呼其“书记”,但回到

村里也都“六伯”“六公”地喊,威风四射的“书记”头衔倒成了可随摘随挂的“破草帽”了。

卅二叔走了,走得坦坦荡荡却也默默然。按常理,老人过世应该由其嫡亲向三亲六戚老友故旧沉痛告之,俗称“报丧”;若此,我闻讯无论如何也应该回到村上,恭行跪叩之礼,送老人一程。毕竟,老人系我尊敬的同宗堂叔。然而,那段日子由于大家心知肚明的原因,老人高寿仙逝也不好大事张扬,没有告知更多的远亲近朋前来悼念送行,我也就茫然无知了,是几天之后村上的一位兄弟在电话里告诉我的。听到噩讯那一刻,我恍然无语,放下手机陷入良久的沉思。

因儿时家庭条件优裕,卅二叔小时读过几年私塾,在村上算是一个文化人,至少也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吧。解放初期,百废待兴人才奇缺,有点文化的卅二叔便鱼跃龙门,被安排到一间乡村小学当老师。那时也没有“人编”“招工招工”一说,只是根据一时的需要和可能,叫你来“临时上课”或者“代课”而已。后来,卅二叔又回到村上,躬耕田畴。我眼中的卅二叔,表面似乎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,一样的村野农夫,日出而作日落而息,但现在回想起来,其日常行为举止还是多了些温文尔雅,迎面相见开口笑,知书识礼善为人,和睦邻里,勤俭持家,腰不躬背不驼,走路来快步如风,自有一股昂扬之气,在村上乃至方圆十乡八里,受人尊敬,多有好评。

说来也有些自大自夸,在村上,我大哥、二哥和我都是大学生。这是家门之幸。本来,我也只是村中普通一员,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,不久应征入伍而成为一名军人,谁能想到还有天

作之美,25岁高龄还能参加高考而成为大学生。失而复得,当然珍惜。春节放假回家,也没忘记自己是在读学生,茶余饭后走在乡间小道上,也会习惯性地拿本书在翻,可能是英语课本,也可能是我喜欢的唐诗宋词。没想到我这一随意之举竟被卅二叔看到了,凭他原生的文化觉悟,把我看成了乡间另类,树成了读书楷模,教育儿孙要以我为榜样,手不释卷苦学成才。多年以后,在我作为当时市委宣传部部长主持的一个活动中,他一个已是大二学生的孙子说起这段往事,让我感叹不已。我何德何能?不过是那时期人们知识贫乏的一种恶补状态而已;重要的是“诗书传家”乡风民俗已成为卅二叔的人生自觉,几十年的农耕磨难更使他切身体会到读书改变命运的真谛所在,并付诸家教实践而卓见成效。我肃然起敬,并为他的孙子送上我的真诚祝福。

卅二叔称我父亲为“六哥”,平日多有相见,交往不深也有兄弟情谊,只可惜父亲走得早了些。有一年清明,一家人回乡祭拜父亲,卅二叔闻讯而来。此时的卅二叔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,在家父墓前也一样地毕恭毕敬磕头作揖,亲念祭文祷告父亲在天之灵,我们随他声韵绵长的祷词,或跪或拜,奉茶敬酒,几番跪叩,方成祭祀。感激卅二叔,因为有了他,我们的祭扫更显得庄重大方礼数周全。而他老人家的仙逝,我却未能躬身送他一程,想来惭愧万分。他病重卧床我是知道



老巷岁月 吴杰摄

的,几次说要去看他,其孙子说老人已神志不清,认不得你我了,见了也不知你是谁;再加上当时情况特殊,一般不许外出串门,也就是嘴上说说而一直未去。好在某日见到其长孙,顺手送了点适合老年人的中药补品,根本算不得什么礼物,略表寸心而已。卅二叔走了,也带走我的愧疚和思念。

而今,当年那位给我说起祖父往事的大二学生也已人到中年,大学毕业由军官到警官,干得风生水起,前途无量。其在给我的一则短文中写道:“97岁的爷爷是村里第一个读私塾出来的教书先生,写一手靓字。在宏德小学教国文和算术,也就是语文和数学,现在宏德村委周边七十岁左右在校读过书的人都喊

他廖老师,由于成分等原因,被迫辍教回家务农。祖父生性刚强,为人正直,克服书生弱气,不怕辛苦,犁田耙地、播种插秧等农活样样精通,乡亲有红白大事亦能帮助抄抄写写;特别是清明时节,神事口决顺口,语气洪亮悠长,长袍加身就能指挥族族各辈三叩九拜。从奶奶的陪嫁箱底里找出了35年前他亲手给儿子女儿媳抄写的功德簿,就可以看出他对子女的爱护,不单是这辈子,还祈祷了下辈子。”卅二叔,您在天堂上看到了吗?一代新人在成长,他们会永远铭记您的大恩大德。

谨以这篇小文,心香一瓣,遥祭卅二叔在天之灵。
(作者为北海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)

走遍广西

我想了想说,好看得不像话……

上山看漓江

◎陈富强

说来惭愧,跑过许多名山大川,却独独没去过漓江。其实,我先后两次到过广西,一次去了北海,一次到了百色,但每次都与阳朔擦肩而过。这次利用去贺州出差的机会,下了个决心,非得去阳朔转一下。

从阳朔高铁站下车,坐专线车去兴坪古镇,沿线的山峰,已经十分嶙峋,越接近兴坪,山峰越秀丽,大自然真是善待兴坪的老百姓,有这么一条美丽的江,还要配上如此非凡的山。

或许是在画上看多了,漓江在心里似乎已经熟稔,所以,坐上竹筏,在江上行驶的时候,有一种走在画里的感觉。船夫自然是看得多了,对于我们不时发出的赞叹声,显得无动于衷。水是清澈的,倒映着两岸的山,竹林和三角梅。我跪在竹筏边,俯下身子,双手捧起,喝了一大口,果然甘冽得很。船夫说,水干净,你尽管喝,可别掉进江里。

竹筏到九马画山,就要掉头。船夫说,这一段,算是漓江的精华,二十元人民币的那个画面,从江上看,更清楚。船夫此言不虚,不光是清楚,随着竹筏的前行,会不断变换视角,千座山峰,都动了起来。而九马画山,更要从江上的方向去看,才能看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竹筏在江上漂了一会,我们的视线随着船夫指的方向,看一座巨大的山崖上,九匹马在山壁上奔腾。

回到民宿,天色渐暗。这家老寨山客栈,可能是兴坪镇上与漓江相距最近的民宿,只隔着一条窄窄的石板路,三四米的样子,就到江边,远处的天色暗下来,近处的几点灯光亮起来,江看不见了,连绵的山峰,也只剩下层层叠叠的影子。客栈是独栋小楼,两层,大约八九间客房,因为地理位置好,即使是淡季,也几乎每天满房。小楼前,有一个院子,坐在临江处,隔着几棵树,可眺

近在眼前的漓江。经营客栈的是一对老夫妻,大概六十开外,看得出来,是女主人当家。我问问她镇上哪家啤酒鱼好吃,她告诉我毛姐家的不错,我依她的指点寻去,果然是活杀的漓江剑骨鱼,味道鲜美,食后三日,依旧念念不忘。

次日一早,计划爬老寨山。客栈就在山脚下,上山的路,从屋后绕过。起床出门,有细雨落下,天色未亮。女主人已站在院子里,和几位客人聊天。听说我要上山,她劝我三思,要量力而行,雨中上山的路很滑,加上路本来就走难走。我说山高不高,她说,确实不高,但不高不等于就好走啊。我执意要冒雨上山,她用手电筒照了上山的人口,你从这里上山,如果顺利,半小时可达山顶,运气好,你能看到日出。其他几位客人还在犹豫,讨论着要不要上山,我已开步,他们异口同声,祝你好运。

上山的路,确实像客栈女主人说的那样,不好走,开始还行,越往上,坡度越大,越陡峭,说是路,其实就是几块石头垫在那儿。细雨还在下,石头显得很滑,每上行一步,都需要手脚并用。有大约三五十米,是几乎垂直的山体,无路可走,全靠铁梯往上攀。不过,气喘吁吁中,终于到达山顶时,俯瞰兴坪古镇,以及漓江两岸的山峰,一路上的艰难,就微不足道了。

这时,天色已渐亮,亭子里,已经有一男一女在拍照,互相打了招呼,女的说,她上来时,天还是黑的,那个男的是民宿老板,如果没有他带着,她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上不来。老板看上去五十来岁的样子,身体很硬朗,他登上乱石中的山尖,说,你们运气不错,今天十有八九能看到日出。

此刻,云雾缭绕,远处的山峰连绵不绝,层峦叠嶂,一层一层,深浅不一,漓江绕着山脚,流过兴坪古镇,出现一个巨大的弯角,这个巨大的弯



漓江乌桕滩 黄健摄

角处,形成一个相对宽阔的平地,刚好摆下兴坪古镇。雾在古镇上空缓缓飘荡,一些山峰,也被雾遮住了,隐隐约约,可见一个山尖尖。近处的山坡上,树叶已显黄,或显红,淋了一夜的细雨,看上去湿漉漉的,倒也十分的精神。我也爬上乱石堆,从这个角度,能看到漓江的另一面,是白天竹筏上,看不到的,坐在竹筏上,是平视,是仰望,到了山顶,则是俯瞰,是完全不同的画面。古镇的房子,白墙黑瓦,与山体江水相映,此刻又有雾气笼罩,格外朦胧,偶尔有鸡鸣犬吠声从山下传出,在山顶竟然也能听得清晰。

看到漓江日出,显然是我此行最大的收获。当太阳从雨后的云层里钻出来,就被云雾遮住了,不过,当阳光穿过云雾,万道金光射向山峦、村庄与漓江时,我大致是忘记了预习过的漓江赞诗,除了不停地拍照,拍视频,就是不停地喊,太美了。民宿老板也被眼前的景色打动,他说,雨后的山景,看得更远,更清晰,你们真是好运气,这样的日出,一年难得遇见几次。我说是啊,人间哪有这么好看的景,这是仙境啊。

云和雾,在峰间飘逸,江面,也被一层薄纱似的雾盖住。云雾以黄金分割的比例,将连绵起伏的山峰与漓江,与古镇的房子,分为两个层次。云雾之上,是天空,是山峰,云雾之下,是漓江,是粉墙黛瓦。光穿云而出,洒在无比宽广的山水之间,它们终究是无语,但壮丽柔美的景色,已说透一切。

太阳被越来越厚的云层积压住了,光也越来越弱,但天色大亮,漓江山水也明明清澈起来,我在江上看不到的风景,在山顶都看见了。那些在山间隐藏了千万年的气息,都在这个美好的清晨,散发出来,在我的脚下弥漫。

我原路下山,回到客栈。那几位犹豫要不要上山的游客,还在院子里喝茶聊天,看见我问,上山的路究竟有多难走?山上好看吗?我说,难走,但走着走着,就走上去了,山上好看。他们又问,有多好看?我想了想说,好看得不像话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现居杭州。)

身边

住一楼的幸福程度取决于楼上住户的素质高低……

家住一楼

◎刘翠琴

弟弟得知我相中的二手房是一老小区的一楼后,几乎是痛心疾首地说:“怎么能买一楼?何况小区那么老了,住的人又杂,管理也很难跟上。以后有罪受呢!”经他这么一说,我也有了些隐忧的担忧。

等到原房主交房后,弟弟第一时间过来查看实际情况。对房子质量没说什么,只是再三建议我把小院子建成阳光房,说这样就不用担心院子被楼上住户乱扔东西给糟蹋了。我有点后悔买了一楼了,询问对门邻居:“院子打扫起来麻烦吗?楼上的人家会往院子里乱扔东西吗?”笑答:“楼上楼下都是住了多年的邻居了,怎么会干那种缺德的事?”我将信将疑。

正式入住前,准备把屋里、院内彻底打扫一下。发现原房主已经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,连窗帘都拆下来洗了,可谓窗明几净,有点惊喜。更惊喜的是院内地面上只有薄薄的一层浮灰,什么杂物也没有。这房子已经有两个多月没住人了,楼上的人肯定是知道的,但他们却没有“肆意妄为”,是楼上五层都没有住人,还是他们真的自觉呢?一时也不得而知。

一个周日早晨,有人敲门,自称是三楼的,说自己要去上海上班了,家里房子已经好久没人住了,准备出租。他家洗衣机放在阳台,出水是通过落水管直抵院落流进下水道的,而在一楼近地面处水管有了裂缝,担心水会溅出弄脏我家院子地面,走之前把落水管更换一下,问我家何时方便。老公赶紧请他进来,他却摆摆手,说要回家拿工具和材料去。再来时,还自带了一双拖鞋。我再三告诉他不必换鞋,他还是换了。一会儿工夫,旧水管撤换下来,新水管安装上去,还用胶水填补了地面的缝隙。他收拾好工具,递给我老公一支烟:“师傅,以后如果出现什么问题,直接打电话,我来修。”老公把他的电话存进手机,但几年过去了,一直没用上,不仅因为那落水管一直好好的,而且租他家房子的人与邻居相处都挺好,从未听说有啥不愉快的事。

一日,我在院子里择菜。二楼大姐在晒被子,看见我,打招呼:“哎呀,不好意思。被子上的灰掉到你身上了。”我仰脸回道:“没事没事。”随后就聊起家常来。看她羡慕我从乡下老家带的豇豆新鲜,我就把豇豆分成三份,自己留一份,一份送给她,一份送给对门。小叔子带给我的一大口袋柿子,我也分给邻居了。他们都很开心,我也高兴。

前年,对门人家要重新装修,人暂时住到他家楼上一空房子里,东西却无处放置。好几个人家把自行车车库整理了一下,让他家把一些东西塞进去。他想要把冰箱、冰柜和洗衣机等大件东西放在楼梯下的空间。我说:“如果放心的话,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到我家来,反正我家正常就两个人住,有地方放呢。”老夫妻俩说会影响我们走路,磕磕绊绊的。我请他们进家,指点可放东西的地方,他们看确实是没有多大妨碍,感激不已地答应了。装修期间,邻居们没事就去张望张望,老夫妻经常抱歉地说装修又脏又吵,给大家带来麻烦了。可住对门的我,却觉得没什么受影响。

春天风大,一日下班,不知谁家的被套飘在我家晾衣架上。我收起叠好,在单元楼梯扶手醒目处贴了一纸条:谁家被套被风吹了?请来我家拿。晚上,主人来拿时,看到被套叠得方方正正的,一个劲地感谢我。

二楼大姐不小心扭伤了脚,痛得脚不能沾地。120急救车无法开进狭窄的通道,她满头白发的老伴也无法把她背下楼。我对门的老太喊醒夜班刚睡着的儿子,把大姐背下楼,协助医护人员抬到担架上。大姐出院后,对门老太不仅帮着买菜,还抽空上楼陪大姐唠嗑,我有时也站院子里与在阳台晒太阳的她们聊聊天。我们的欢笑声把前排一栋楼的一个大姐也吸引了过来。大姐脚伤好之后,在小区院子里走动时,那些晒太阳、打牌的老人们纷纷腾出屁股下的凳子给她坐:“你脚刚好,不能走太多,要多歇歇。”

物业的工作人员看在眼里,想在心里。没过几天,传达室门口多了两摞塑料小椅子,谁都可以取一把坐下歇脚。这个小区以前没有物业,开始,不少人对设立物业有些抵触情绪,物业的这个小小举动,一下子赢得了大伙的好感。坐椅子的人离开时都自觉把椅子放回原处,一一摆好,一年多过去了,那些椅子一把没少,还是像新的一样。

有人说:住一楼的幸福程度取决于楼上住户的素质高低。是的,只要有赠人玫瑰之心,住在何处没有令人陶醉的袅袅香气呢?我庆幸家住在一楼,有机会看到和经历了那么多美好的故事,也相信美好的故事会一直继续下去,并愈发精彩。

(作者为退休教师,扬州市作家协会会员。)



桂林山水 黄健摄